

毛詩注疏

冊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二〕

〔廿六〕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陸曰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漢屬右扶風郿邑周公遭流言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劉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爲豳

國之風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豳譜邑○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

改爲后稷之曾孫也民生也公劉卽有郿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郿公劉因封不

豳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

風郿縣有豳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郿邑也言自郿而遠從內出外

豳言出新平漆縣東北郿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郿近而豳遠從內出外

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

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豳西近戎北近

狄遷豳事紀詳悉自郿徙戎狄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尙往來郿

豳自公劉始也盡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大康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也定國於

當大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

之主書序云大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大康守爲始故繫大康言之其實公劉適

毛詩注疏卷第八

國風

中

華書局聚

商不不當大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啻之事以爲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
狄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其
述公劉居豳愛民之事是民歸之而國也其封域在豳原隰雍州之北原
隰之野○正義曰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
是始入居岐之陽○明商在岐山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
之○正義曰詩綿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修其
由有○正義曰詩綿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修其
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而鄭言公劉大王者教不失其德也○正義曰
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而鄭言公劉大王者教不失其德也○正義曰
此二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義曰金
滕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
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公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
出居東都二年也○金滕直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
東都於時實未爲都而云居後營洛而憂念之耳○正義曰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
年順金滕之成文思公劉大居後營洛而憂念之耳○正義曰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
正義曰此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亂大王有戎狄之難或出入
其居豳之時教民以蠶農爲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苦之功由其積德
勤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
意與公劉大王之志同不得自居己身憂國之心矣○正義曰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
之詩仰陳公劉大王之志同不得自居己身憂國之心矣○正義曰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
云周公遭變故陳先王公風化之身序己志知周公之難言變是遭流言乃作也
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風化陳王業乎明在東都作
之也○正義曰非刺成王非美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風化陳王業乎明在東都作
思念先公用世知唯念公志也○正義曰本詩周公所作大師題之曰商明其然矣而先公
在商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志也○正義曰本詩周公所作大師題之曰商明其然矣而先公

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大王既遭事難。追念處幽。先君明是念其後者。故知周公之所念。此二人若然。大王者。縣篇說大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公思居幽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大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幽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大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欲明七月之何。則序云。周公遭變。卽作不應大平。其出入也。始爲詩。七月之純。似作當是初出之年也。○後成王迎之。反主攝政。致大平。其出入也。始爲詩。七月之純。似作當是初出之年也。○後成王迎其新逆。是成王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政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其純似又純。似大王之此詩。用也。樂官當作詩之時。有自比。二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詩。主意於幽公爲諸侯之事。故別其詩。不立題目。太師於是。以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詩。主意於幽公爲諸侯之事。故別其詩。不立題目。太師雅而。以爲幽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幽公爲諸侯之事。故別其詩。不立題目。太師志不美王卿士。不得名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風。雅風若所陳本非幽事。無由得繫於幽。周公事若所繫。因其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風。雅風公事。又相相似。故繫之爲宜也。春官箚云。吹箚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幽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幽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者。故亦謂之變風。公惡七月陳幽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公劉。以戒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公之壞。主者。意爲幽風。鳴鵲以下。亦是周公之下。不陳幽事。亦繫幽者。以七月是周公之壞。主者。意爲幽風。鳴鵲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幽風。故鄭志。逸問。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鄭志。逸問。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次於雅。前在風。分周公不得專之逸言。詠周公之德。者。據鳴鵲以下。發問也。鄭言上雅。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故周公之

德繫先公之業於是周公爲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
 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之風後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專
 有此善也此幽詩七篇後三年成王年十三時作其餘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爲周
 公避居之初是武王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
 云文王迎周公反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
 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瘳後二年崩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
 年出五年紂反而居攝疾瘳後二年崩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
 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卽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
 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
 王世子篇云文王九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而終武王既少於文王十四歲
 文王受命七年尙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
 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
 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
 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
 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
 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己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
 氏云周公爲太宰以右王室周公既薨百官總己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
 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而練二年十二月政故流言耳按周書
 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葬而練二年十二月政故流言耳按周書
 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
 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金縢
 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
 年盡爲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數出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攝者周公出皆奔二

云於二年後也上既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是二年未穫
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金滕云秋大熟今成王之
後明此秋是天子其新逆是周公武王崩後五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之
下即明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周公武王崩後五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之
自新迎侯明其反即攝武王崩後五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今成王之
四年建侯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侯政之元年書傳論封衛之政
成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召誥論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誥也洛誥論致政
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子若曰孟侯則封康叔
侯者成王四方諸來朝迎於郊注云孟迎也按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
王之時成王又攝政七年傳言周公攝政也逆而推之則成王攝政元年成
王十五年公攝政七年傳言周公攝政也逆而推之則成王攝政元年成
王崩之明年生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攝政元年成王攝政元年成
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居攝也此譜言居東二年當在劉太
王以前比序己志則七月之十五年之居攝也此譜言居東二年當在劉太
胎王名之曰鶚則居東三年金滕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於後三年
并初出之為二年作詩之時為三年刺朝廷則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
鶚也伐柯序云刺朝廷者若雷風之朝則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
大風之後金滕之前知者若雷風之朝則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年之
羣臣若啓金滕之後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云成王皆未悟不得獨刺
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
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柯為既得雷雨之後金滕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
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克殷三以下踐奄多方事當惟五月公既反而
作也書傳稱之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以下踐奄多方事當惟五月公既反而

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歸在攝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
 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燿
 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秋發兵之
 云新合昏者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之事皆新昏設令發兵之
 前一二年為昏猶是新昏前未必知起兵之月始為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
 時之事其作為必是東山之昏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成王為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留為大師是功也跋之序破斧伐柯九斿與鴟同
 之山作七月在先破斧鴟次之今鴟鴞之下次伐柯九斿破斧伐柯九斿與鴟同
 東山作七月在先破斧鴟次之今鴟鴞之下次伐柯九斿破斧伐柯九斿與鴟同
 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子不說未
 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以作之先後鄭子不說未
 蔡以鴟鴞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滕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滕云武
 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為詩以貽王公曰我之意皆異於鄭
 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為得管蔡後周公乃為詩以貽王公曰我之意皆異於
 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為得管蔡後周公乃為詩以貽王公曰我之意皆異於
 之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
 知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滕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
 九年武王八十三矣肅言王肅金滕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
 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四年至六年而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
 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
 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致政成王已年二十肅王八十所以然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
 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已年二十肅王八十所以然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

年十三又古文尙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
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
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爲文王受命
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爲文王崩時武王年
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
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爲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
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爲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
武王既喪卽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卽流言周公卽東
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卽叛周公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
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卽叛周公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
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勅東征也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
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
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
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
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者以召誥說營
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之年也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
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
誥同時故知三月篇皆生魄周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
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攝政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年成人故王之耳致政之
時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攝政元年而十四武王崩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
年而崩是文王崩之管蔡流言周公攝政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年成人故王之
十四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攝政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年成人故王之
意以爲周公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年成人故王之
幽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年成人故王之
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鵂三年而歸大夫美
之而作東山也大東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豐饒

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斿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
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
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
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斿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
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終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
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爲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以否
其纖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又言周公攝政四年建
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大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遭變

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疏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正義曰作七月詩

王業于況反又如字下同○疏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爲周公

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

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

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己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

之事此詩主意於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之先公公志經大王之等耳不陳后

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難亦難也但古

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爲周公遭流言之
變避居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箋周公至東都○正義曰變者改常之
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流於國曰
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
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
流言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
政小人不信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
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謙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
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

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爲義鄭讀辟爲
避故爲此說案鴟鵂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此八
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幽教民周備使衣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其早
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盥彼衣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其早
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後成之計民之所
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獲則
禦一年之飢非此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故蠶月條
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衣事之濟否在此又當及時營作故蠶月條
上六句先陳人以衣爲急三章言女以下五句陳人以穀爲急故陳人耕鋤
之事人之爲衣絲帛爲先故二章言女以下五句陳人以穀爲急故陳人耕鋤
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
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繁記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
非絲卽麻春旣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爲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
始至成也三章旣言絲麻當緝績絲帛染爲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
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
事旣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
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田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
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
序己志言己之憂民憂國心亦成也首章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
飲食首章爲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治
養蠶緝績衣服之事以充之論衣則舉須衣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
穀稼穡終事以充之論衣則舉須衣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
須故可舉寒爲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食之始故七章說
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侯皆此意也卒章說蠶績爲禮獨言
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農隙乃爲故言肅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
食則不得記時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爲女功

食焉言勸其事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耜音似
鑊炎輒反野饋也字林于劫反峻音俊喜王申毛如字鄭作鑊尺志反下同夏
戶雅反下染夏小正同晚寒如字謂晚節疏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
而氣寒也饋其愧反饋式亮反又爲于僞反疏七月至喜○毛以爲周公云
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
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鬻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
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
績之又齒人從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俱時我
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農事則歡喜也
齒公憂念民事教之若此周公言己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鄭唯田畯至
喜言田畯來至農夫爲設酒食爲異餘同○傳火大火至冬衣矣○正義曰春
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一年左傳曰火
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句歷過也謂火下爲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
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服成而授之○箋大火至冬衣矣○正義曰昭
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
在南方大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
昏旦火星中者月冷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
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
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
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氣盡以爲火星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
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
爲中故尚書云舉火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木三火猶謂
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
春夏之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
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
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

而此火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
與二月之故傳辨之言一之者乃十分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
餘月也二日紀之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曰周之正月謂建子
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爲說故言四月之月
卽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
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
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或曰子之月不以數
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建辰之月陰則成物建子之
陽氣初動物以牙蘖將生故以日陰陽之建巳之處生純陽用事陰氣已
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建巳之處生純陽用事陰氣已
前不得言五之月物既未成不可以類後不得稱三物故稱月也並言而
配見其異於上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妻始不以物成故稱月也並言而
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日二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月不
之辭無所寄若云一月二物生也若然一日二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月不
俱是陽月物皆未成一月二物生也若然一日二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月不
人以十一爲正殷人以十二爲正月夏人以十三爲正月建寅之月乃是十
月之初亦乘上以爲十三與此同也四月冬冬以十三月爲正月建寅之月
知烈是氣故以驚發爲寒風栗烈爲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發以發是風
亦寒故異其文○箋發爲寒風栗烈爲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發以發是風
毛爲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此二正義曰毛布用毛爲布今夷狄作褐皆
是故八月則當績衣絲蠶爲重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八月則當績者以
章先言流火則見此○火流於時蠶事已過唯績可以當訓於三之章蠶事
流火故不以蠶事屬此○火流於時蠶事已過唯績可以當訓於三之章蠶事

脩耒耜。耒耜。當季冬之月。命農計耒耜。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耒耜。始耕。故云。爾土。晚寒。鄭志。答張逸。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為小。異散。則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易鼎卦。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為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為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無不者。言其。人。人。皆然。也。盭饋。釋詁。文。孫炎。曰。盭。野之。餉。釋言。云。無不舉。足而耕。無不者。言其。人。人。皆然。也。今之。耒耜。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駿。典。農。之。大。夫。謂之。農。也。郭璞。曰。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駿。正。職。故。直。云。田。駿。大。治。之。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駿。正。職。故。得。以。為。酒。食。當。祈。年。之。祭。知。其。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官。者。但。彼。說。祈。年。之。祭。知。其。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以。田。駿。至。喜。文。承。盭。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是。喜。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盭。彼。之。下。而。說。田。駿。喜。乎。盭。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為。饔。饔。酒。食。何。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盭。雖。有。冀。缺。如。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田。廬。畝。草。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也。周。公。遽。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飧。何。獨。田。駿。之。尊。不。可。為。之。設。食。也。說。其。為。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始。故。又。將。言。女。功。之。春日。載。陽。耳。

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

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宅。始。春日。遲。遲。采。繁。生。宜。穉。桑。○離。本。又。作。鷺。作。鷺。同。力。知。反。穉。直。吏。反。本。亦。作。稚。春日。遲。遲。采。繁。

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傷。遲。遲。舒。緩。也。繁。白。蒿。也。所以。悲。感。其。物。化。也。殆。

始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公子躬率其民，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一生此志，是謂幽風。○**祁疏**：七月，至同歸。○毛以爲七月之中，有流下者，巨之反，一音上，志是反，殆音待。○**祁疏**：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九月之中，可以授冬衣矣。又本其趨時，養蠶，春日，溫矣。柔有鳴者，是倉庚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溫求柔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衆多，於是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然而舒，采繁以生，蠶者，祁祁然有欲嫁之志。時，幽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等始與此公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異言，始與幽公之適，子同，有歸嫁之志。始與此公同，時而來歸。○**正義**曰：倉庚，一名離黃，卽葛覃黃鳥，是也。懿者，深遠之言。故知懿，引深，僅行。訓爲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爲牆。○**正義**曰：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意，故爲舒緩。計明牆下之意。○**傳**：遲遲，至時歸。○**正義**曰：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意，故爲舒緩。計春秋漏刻，多步，正等，而秋言淒淒。○**正義**曰：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意，故爲舒緩。計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今釋草云：藜藿，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今釋草云：藜藿，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事，苦感養蠶之事，苦感所以悲也。又感陽氣，故傳明其生蠶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萬物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說者皆以爲生始，然則胎始義同。故爲始也。及與釋詁文，諸侯之稱，公胎始也。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故幽公之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幽君既脩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箋**：春女至幽風，○**正義**曰：箋又申傳，傷悲之意，女思是陰也。男是陽也。秋物得陰，而陰成，男則得陽，而生女。則有陰，故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男春爲陽，秋物得陰，而陰成，男則得陽，而生女。則有陰，故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男

其萬物變化故所以思嫁不得爲公子也婦人謂嫁爲歸經於傷悲之下卽言與公
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見之而悲也公子率民故易傳以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
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莊元公羊傳說築陽氣使
然亦是感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謂幽雅卒之稱公也謂此章所言是謂幽國
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謂幽雅卒之稱公也謂此章所言是謂幽國
之風詩也此言是幽風六章云是謂幽雅卒之稱公也謂此章所言是謂幽國
春晝擊土鼓吹幽詩以迎暑仲秋夜以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必吹幽雅
擊土鼓擊土鼓吹幽詩以迎暑仲秋夜以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必吹幽雅
事此詩題曰幽風明此篇之中當言詩有風雅頌也別有幽風也且七月爲國風是
幽風可知故篇章注云此篇兼有雅頌總名也是別有幽風也且七月爲國風是
之詩自然幽詩是風矣既知此篇兼有雅頌總名也是別有幽風也且七月爲國風是
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知此章兼有雅頌總名也是別有幽風也且七月爲國風是
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之作酒養女老傷雅頌乃是民之類辨之風俗故知獲
也頌者美也盛德之形容以正民之作酒養女老傷雅頌乃是民之類辨之風俗故知獲
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幽頌也篇章之注與此小殊彼注云
幽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注火云
馨發之類是也又云幽雅者亦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注火云
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爲幽雅也又云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注火云
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獲稻釀酒亦爲幽
頌皆與此異者彼又觀篇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歌幽詩以迎寒暑故取寒
暑之事以當之吹幽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幽頌以息老物故
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吹幽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幽頌以息老物故
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美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爲道洽也鹿鳴陳燕勞
伐事之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爲道洽也鹿鳴陳燕勞
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教亦自然始至成爲述其政教之始則爲幽風述其政教
故爲三體周公陳幽公之教亦自然始至成爲述其政教之始則爲幽風述其政教

之中則為幽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幽頌故今一篇之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內備有風雅頌也言此幽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故也
此○萑葦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箋云將言女畜本又作蓄同勅六反下同蠶月
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斨方登也遠枝遠也箋云揚條揚也角而東之
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東而采之○條徒彫反注條桑同又如字沈暢
遙反斨七羊反猗於綺反徐於宜反登曲容反說文云斧空也萑徒兮反暢
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
纁也陽明也祭服玄纁裳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蟪蛄地晚寒鳥
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纁練夏纁玄秋染夏為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
也○鵙圭覓反字林工役反纁疏也七月至子裳○正義曰言七月流下者火
許云反暴蒲卜反染如琰反纁疏也七月至子裳○正義曰言七月流下者火
擬蠶謂柔穉之桑不枝落者以繩倚東而采之也言民受先公之教能勤蠶事
也蠶事既畢又須績麻七月中有鳴者是鵙之鳥也是將寒之候八月為公
始績麻民又染繒則染為玄則染為黃云我朱之鳥也是將寒之候八月為公
之裳也績麻為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為公子裳皆是衣服之
事雜互言之也○傳亂為至為曲○正義曰釋草云萑則為公于裳皆生衣服之
理反辟色海濱曰亂郭璞曰今蘆也又云葦而小又云葦郭璞曰葦舍人曰葦
云彼茁者葦郭璞曰亂郭璞曰今蘆也又云葦而小又云葦郭璞曰葦舍人曰葦
莢長大為亂成則名為萑初生為葦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小大之異名故云
亂為萑葦為亂此對文耳散則通矣葦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小大之異名故云
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筐宮注葦云曲植
槩也薄葦用萑葦為之下句言蠶事則萑葦為蠶之用故云豫畜萑葦可以為曲